

25°N



海盜地帶

迈克尔·克莱顿 著

Lattitudes of a Pirate

吴雪 译

20°N

Michael Cricht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盜地帶

迈克尔·克莱顿 著

Pirate Latitudes

吴雪 译

Michael Cricht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图注释

- Florida 佛罗里达 (州)
Augustine : 圣奥古斯丁
Gulf of Mexico : 墨西哥湾
Merida : 梅里达城
Yucatan : 尤卡坦半岛
Campeche : 坎佩切
Mexico : 墨西哥
Trujillo : 特鲁希略
Honduras : 洪都拉斯
Nicaragua : 尼加拉瓜
Verauga : 贝拉瓜
Costa Rica : 哥斯达黎加
Mosquito Coast : 蚊子海岸
New Spain : 新西班牙
Pacific Ocean : 太平洋
Portobello : 波托贝洛
Panama : 巴拿马
Darlen : 达连湾
Maricaoibo : 马拉开波
Venezuela : 委内瑞拉
Bahama Islands : 巴哈马群岛
Bahama passage : 巴哈马海峡
Havana : 哈瓦那
Cuba : 古巴
Inagua : 伊纳瓜
Greater Antilles : 大安的列斯群岛
Ocho Rios : 八条河
Jamaica : 牙买加
Port Royal : 皇家港
Port Morant : 莫兰特港
Atlantic Ocean : 大西洋
Les Caiques : 凯科斯
Turk Isles : 特克群岛
Windward Passage : 迎风海峡
Tortuga : 托尔图加岛
Monte Cristo : 蒙特克里斯蒂
Hispanola : 伊斯帕尼奥拉岛
Santo Domingo : 圣多明各
Caribbean Seas : 加勒比海
Tropic of Cancer : 北回归线
Virgin islands : 维尔京群岛
San Juan : 圣胡安
Puerto Rico : 波多黎各
Matanceros : 马坦塞洛斯
Ramonas : 拉莫纳斯
St. Kitts : 圣基茨
Guadeloupe : 哥德洛普岛
Cat island : 猫岛
Monkey Bay : 猴子湾
Barbados : 巴巴多斯
Lesser Antilles : 小安的列斯群岛
Grenada : 格林纳达
Tobago : 多巴哥岛
Boca del dragon : 龙口
No name bay : 无名湾
Trinidad : 特立尼达

《海盜地帶》主要人物表

詹姆士·阿蒙特爵士：现任牙买加总督，莎拉·阿蒙特的叔叔，老奸巨猾的政客。

理查：苏格兰人，詹姆士·阿蒙特爵士忠心耿耿的仆人。

斯科特指挥官：岛上的戍卫军指挥官，纨绔子弟。

查里斯·莫顿：天惠号的船长，龙套角色，和安妮·夏普有一腿。

罗伯·哈克列特：詹姆士爵士的新任秘书，性格古板猥琐。

艾米丽·哈克列特：罗伯·哈克列特的妻子，上流社会女性，生性风流。

安妮·夏普：随天惠号来到牙买加的犯妇，在黑死病爆发时被冤枉为女巫而入狱。

查里斯·亨特船长：这次海盜冒险的主角，海盜船船长，拥有“卡珊德拉号”，是“所有海域最厉害的海盜”。

低语者：第一次攻打马坦塞洛斯的唯一幸存者，熟悉马坦塞洛斯的地形和军事部署。

唐迪亚戈·德拉曼诺：犹太人，绰号黑眼。爆破专家，但是在一次意外爆炸中，仅剩两根手指，亨特船长的团员之一。

恩德斯先生：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牙买加最优秀的航海艺术家。性格沉稳老练，亨特船长的舵手兼大副。

拉佐：女扮男装的女海盜，拥有超凡的视力和致命的打鬥能力，亨特船长的领航员。

巴萨：外号摩尔人，哑巴，孔武有力，可徒手攀上400英尺的悬崖峭壁。

参森：法国人，性格凶残，号称“整个加勒比最无情的杀手”。

卡泽拉：西班牙驻守马坦塞洛斯的指挥官，残忍嗜血，喜欢听人的惨叫。

目 录

Part I	皇家港口	1
Part II	黑 船	83
Part III	马坦塞洛斯	117
Part IV	猴子湾	177
Part V	龙 口	231
Part VI	皇家港	251
	尾 声	303
	译后记	305

Part I

皇家港口

第一章

詹姆士·阿蒙特爵士，奉了大英帝国国王陛下查理二世的命令，来到牙买加走马上任，当上了总督。他是个早起的人，这半是因为多年螺居的生活令他养成了习惯，半是因为腿上的痛风总让他睡不踏实。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牙买加的气候——太阳升起来一会儿就觉得潮湿闷热了。

1665年9月7日的清晨，他循着惯例，在总督府三层的卧室里醒来，下了床便直接走到窗边，看看天气，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总督府是一栋漂亮的砖砌红顶小楼，也是皇家港地区唯一的三层小楼。从这里放眼望去，镇上的美景尽收眼底。街道上，灯夫正忙着将点了一夜的圆形街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排早班的驻军巡逻兵走上中轴路，沿街抬起瘫在泥地里的醉鬼和死尸，把他们收走。在他面前的窗外，是一个奢华的阳台，阳台的正下方，来送水的马车刚刚停稳，上面装满了大木桶。桶里的水，都是从远在几公里之外的眼镜蛇河里打上来的新鲜水。不过，整个港口仍然静悄悄的。闹事的酒鬼已经睡去，疲惫的码头还未醒来，港口便趁着此时，享受夹在嘈杂夜晚与熙攘白天之间的这片刻宁静。

他顺着镇上逼仄狭窄的街道向港口看去，海面上竖着许多飘摇林立的桅杆，大大小小几百条船全都拥在港口，等着靠岸。在不远处的海面，靠近拉克姆暗礁群的地方，还有一艘英国的商船抛锚躲在珊瑚礁后面。

不用说，这艘船是夜里到的，经验老道的船长决定等一晚上，到天亮再开进皇家港。仅凭肉眼，阿蒙特爵士也能看清商船的上桅杆缓缓升起船帆。鼓鼓的船帆映着朝霞，闪闪发光。而查尔斯堡也派出了两条大艇，准备将船上的商人接进港。

本地人给阿蒙特总督起了个诨号，叫他“什一詹姆士”¹。盖因派出去的海盗洗劫完商船、掠回丰厚的战利品之后，他总要从中提取十分之一放进自己的保险箱。“什一詹姆士”转过身，拐着一条痛风的瘸腿，横跨了半个房间走进盥洗室。那些船影立刻被他抛在了脑后，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詹姆士爵士必须履行令人生厌的职责，去监督一场绞刑。

上个星期，士兵们抓到了一个叫勒克莱尔的法国人。此人是个小混混，被控率领海盗偷袭了小岛北岸的八条河²地区。

经过几个死里逃生的当地居民的指证，勒克莱尔被判在高街³的刑场当众执行绞刑。阿蒙特总督对这个法国人和这场审判一点兴趣都没有，可又不得不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就是说，这个早上必然沉闷无聊、乏味至极。

仆人理查走了进来。“早安，老爷。这是您的葡萄酒。”他说完递上一杯酒，总督抢过来一饮而尽。理查紧接着开始布置盥洗的用品：他先端进来一盆放了玫瑰花瓣的清水，再端上一碗捣得稀烂的番石榴籽儿酱，接着是一小碗牙粉，最后在牙粉边上仔细摆好一条牙巾。趁着阿蒙特总督洗漱的时候，一旁的理查将香水嘶嘶地喷遍整间屋子，这是他每天早上例行的工作。

1 “什一”一说取自什一税，公元6世纪教会利用《圣经》中有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鼓吹征收什一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要按照教会当局的规定或法律的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

2 Ocho Rios，为牙买加著名风景区。

3 类似大街（Main street），即每个镇子上都会有的主干道。

“啊，今天这种天气，行刑真是再适合不过了。”理查说道。詹姆士爵士哼了两声表示同意，他的手里可没停，正忙不迭地把番石榴籽儿酱均匀地涂抹在稀疏的头发上。阿蒙特总督已经五十一岁，谢顶的趋势早在十年以前就显现了出来。他不是一个很在意外表的人，所以谢顶对他来说倒也不算是世界末日，不过就是出门的时候再多戴一顶帽子罢了。可是，他还是打算尽量挽救一下越来越少的头发。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用番石榴籽儿酱抹头，这是普林尼给他的祖传秘方。他还有个可以防止头发变白的偏方儿，就是把橄榄油、灰和捣碎的蚯蚓搅在一起，涂在头上。但是这东西太恶心了，他只好顶着不遵医嘱的罪名，偷偷减少了涂抹的次数。

阿蒙特总督将头发用玫瑰水洗净，拿过毛巾擦干，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仔细端详自己的容颜。

作为牙买加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福利之一就是拥有岛上最好的镜子。这面镜子一英尺见方，品质上乘，光滑平整，没有一点瑕疵。它是一年前随着商船从伦敦运过来的，阿蒙特略施小技就将它据为己有。他对这东西本身没多大兴趣，只是觉得这种高级货可以衬托出自己在公众中的声望。前任总督威廉·里顿爵士在伦敦提醒过他，牙买加“不是一个流着道德血液的地方”。詹姆士爵士近几年经常想起这句话，每每都为这句话的委婉精辟而拍案叫绝。他自己不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人，反而粗心大意，脾气火爆。他将这些全都归咎于自己的痛风。

现在，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决定找一天将理发师恩德斯召来，替自己拾掇拾掇胡子。詹姆士爵士和“英俊”二字沾不上边，只好留一把漂亮的络腮胡，以此弥补自己长得尖嘴猴腮的缺陷。

他对着镜子咕哝了两句，开始集中注意力清理牙齿。他将湿漉漉的手指伸进牙粉里蘸了蘸——牙粉其实就是将兔子头骨、石榴皮和桃花混在一起碾成的粉末。他用手指上上下下擦着牙齿，同时愉快地哼着小调，

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够听见。

理查站在窗边，看着那艘要进港的商船，说：“启禀老爷，据说那个商人就在‘天惠号’上。”

“哦，是吗？”詹姆士爵士掬起一捧玫瑰水漱了漱口，吐出来，用牙巾擦干牙齿。这条精美的牙巾是从荷兰运来的，红绸质地，还滚了蕾丝边。这样的牙巾他一共有四条，这是彰显他在这里地位显赫的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不过其中一条被粗心的女仆在清洗时给毁了，她居然按照当地的土办法把它放在石头上敲打，对于这么精细的东西来说，结果可想而知。这儿的仆人很难搞。在这方面，威廉爵士也曾给出过贴心的提示。

理查是个例外。他是仆人中的瑰宝，虽然出身苏格兰却很爱干净，懂得忠诚，乖巧可靠。而且他对镇上的流言以及鸡毛蒜皮的小事全都了如指掌，没有了他，这些事情永远传不到总督的耳朵里。

“你刚才说的是哪艘船，‘天惠号’？”

“回老爷话，是的。”理查说着将詹姆士爵士白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上。

“新来的秘书也在上面？”根据上个月收到的消息，“天惠号”同时也要送来他的新任秘书罗伯·哈克列特。詹姆士爵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很希望会他一会。自从上任秘书路易患了痢疾下世，没有秘书的日子他已经过了足足八个月了。

“回老爷话，应该在。”理查说。

詹姆士爵士开始化妆。首先，他用力将粉底拍在脸上，粉底是用白铅和醋兑在一起和成的。他必须将脸和脖子全都涂成现在最流行的惨白色，然后再用胭脂点缀脸颊和嘴唇。这胭脂是用一种叫石衣藻的红色海藻加上赭石研制而成。

“您打算推后行刑吗？”理查递上总督的药油问道。

“不，不必了。”阿蒙特说着盛了一勺药油送进嘴里，苦得打了个激灵。

这药油的成分是红毛狗，它是住在伦敦的一个米兰人帮他调制的，据说这个人治痛风很有一套。詹姆士爵士每天早上都要虔诚地吞下一大勺。

接下来，便是更衣时间。理查精心替总督搭配好了今天要穿的制服。詹姆士爵士伸手，先穿好质地上乘的白绸衬衫，然后套上浅蓝色的紧身裤，接着钻进绿色天鹅绒的紧身上衣，用力往下拉。这衣服穿在身上紧绷绷的，能热死人，可是对今天要出席的正式场合来说，却又必不可少。最后，他扣上自己最好的一顶皮帽子。

梳洗打扮完毕，一天中最美好的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楼下的小镇已经醒来，清晨的吆喝和喧哗透过大敞的窗户飘进屋来。

他退后了一步，以便理查帮他做最后的整理。理查调整了一下领子的褶皱，满意地点点头。“启禀老爷，斯科特指挥官在您的马车里恭候多时。”理查汇报说。

“很好。”詹姆士爵士说着慢慢向门口走去。他每走一步，左脚脚趾都要抽搐地痛上一阵。裹在华丽厚重的紧身上衣里的身体开始冒汗；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和耳朵流下来，弄花了他精心打扮的妆容。这位牙买加总督顺着楼梯走下楼，来到自己的马车跟前。

第二章

对一个痛风的人来说，就算是乘着马车在鹅卵石小路上进行一次短暂的旅行，都是一种折磨。如果没有意外，詹姆士爵士便是出于这个原因，厌恶起去刑场监督行刑了。还有另一个使他觉得饱受摧残的原因，就是他必须深入自己管辖领地的中心。可其实，他更喜欢站在窗边，居高临下看看就好。

1665年的皇家港是一座新兴的城镇。十年前，克伦威尔推行的扩张政策将牙买加这座小岛从西班牙人手里抢了过来，自此以后，皇家港便从一个粗鄙荒蛮、疾病肆虐的沙丘，发展成了一个拥塞不堪、暴徒肆虐的拥有八千人口的小城镇。

不可否认，皇家港是一个富有的城镇，有人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可是这并不代表这里就令人愉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小路铺了鹅卵石，这些鹅卵石还是以压船底的名义从大英帝国运来的。大部分的路狭窄且泥泞，上面布满了车辙，还有散发出恶臭的垃圾和马粪，苍蝇和蚊子满世界嗡嗡乱飞。沿街密密麻麻的房子有的是木板房，有的是砖砌房，盖得很是随意，用途简单明了，即：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这些小饭馆、烈酒坊、赌坊和暗窑，满足了上千名水手和随时登陆的观光者的需求。当然也有几家合法的买卖，镇上的最北边还有一座

教堂，前总督威廉·李顿爵士说得很婉转，那里简直“人迹罕至”。

当然了，每个礼拜日，詹姆士爵士还是要携众奴仆前来做弥撒的，同来的还有少数几个虔诚的教徒。可多半的时候，会有醉醺醺的水手冲进来，打断牧师的布道。这些水手恶声恶气地大吼大叫，脏话连篇，有一次还发生了枪战。詹姆士爵士下令将这些闹事者丢进监狱里关两个星期，但是在量刑方面却是小心加小心。再次借用威廉爵士的话说，牙买加总督的权威，就是“薄如蝉翼，脆弱不堪”。

在国王陛下颁发了任职命令之后，詹姆士爵士曾经花了一个晚上向威廉爵士请教。威廉爵士事无巨细地向这位新任总督解释了在殖民地的种种。詹姆士爵士一字不漏地听完，认为自己全都明白了，可是一个人如果不亲自经历荒蛮，是永远无法理解那个新大陆的真实生活的。

现在，詹姆士爵士坐着马车穿过皇家港恶臭扑鼻的街巷，频频向车窗外对自己鞠躬致敬的平民点头示意，同时暗自惊讶自己居然这么自然就接受了这里的一切。他接受了这里的炎热、苍蝇和恶臭；接受了小偷和腐败的商业；接受了私掠船只的醉鬼水手粗鄙的言行。他数千次调整自己的心态，现在已经可以在闹人的喊声和枪声中入睡。海港每晚都有这些声音接连不断地响起。

可是，仍然有许多恼人的事情折磨着他，最可恶的一个就是和对面这个人共乘马车。斯科特指挥官是查尔斯堡的头儿，自封为宫廷礼仪的监护人。他掸了掸制服上微不可见的灰尘，开口说：“相信阁下昨晚一定睡得很好，现在才能有这么好的精神监督早上的行刑。”

“还不错。”詹姆士爵士答得委实不客气。他千百遍地提醒自己，当查尔斯堡的指挥官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笨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时，在牙买加的生活有多么危险。

“据我了解，”斯科特指挥官拿出一块喷了香水的蕾丝手绢，轻轻地擤了擤鼻子，接着说，“那名叫勒克莱尔的人犯已经就位，时辰一到，就

可以行刑了。”

“非常好。”詹姆士爵士看着斯科特指挥官，皱了皱眉头。

“我还收到消息，‘天惠号’在我们说话的这当儿已经到港了，船上有一位哈克列特先生，是您新来的秘书，准备为您效劳。”

“我们一起祈祷他不像上一个那么蠢吧。”詹姆士爵士说。

“当然，是该祈祷。”斯科特指挥官说完大发慈悲地不再出声。马车冲上高街的广场，广场里此时已经聚满了等着观看绞刑的人。詹姆士爵士和斯科特指挥官一下马车，人群中便响起零星的欢呼。

詹姆士爵士简单地点了点头，指挥官微鞠一躬。

“有这么多人可真不错，”指挥官说，“看见这么多孩子和年轻的男孩，我常常会很紧张。今天的绞刑对他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一课，您意下如何？”

詹姆士爵士只“嗯”了一声，便走到人群的前面，站在绞刑台的阴凉里。高街的绞刑台很结实，因为常常要用到，但样式却很简单：只在木架的横梁上拴了个套索，离地面大概七英尺高。

“人犯在哪里？”詹姆士爵士有些动怒。

人犯的影子四处都没有看到，总督大人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他双手背后，时而交叉，时而松开。这时，低沉的鼓声响起，预示着囚车即将到来。过了不久，人群中爆发出喊声和笑声，囚车一路走来，人们纷纷闪开，为囚车让路。

犯人勒克莱尔站得笔直，双手反剪着捆在身后。他穿着灰色的布袍，身上全是嘲笑他的人群投掷来的垃圾。尽管如此，他仍然高昂着头。

斯科特指挥官凑过去说：“他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好，阁下。”

詹姆士爵士咕哝了一声。

“我对坦然赴死的人，向来是偏爱有加的。”

詹姆士爵士对他的这番言论不置可否。囚车来到绞架前转了个身，

好让人犯面对大众。行刑官亨利·埃德蒙走到总督身前，深鞠一躬，说：“愿您早安，总督阁下。愿您早安，斯科特指挥官。请赏脸容我介绍，人犯勒克莱尔，法国人氏，近期经法庭审判——”

“别废话了，亨利。”詹姆士爵士说道。

“遵命，阁下。”行刑官一副受到伤害的模样，又鞠了一躬，转身向囚车走去。他走到人犯的身侧，将套圈套在他的脖子上。随后，他走到囚车前，站在拉车的骡子旁边。整个广场鸦雀无声，沉默似乎永无尽头。

终于，行刑官原地转了个身，大喊道：“泰迪，该死的，还愣着干吗！”

立刻，一个小男孩——行刑官的儿子——飞快地抡起鼓槌击鼓。行刑官重新转回来，面对人群。他将鞭子高高举起，啪的一下抽在骡子身上。囚车飞快地冲出去，只留下人犯吊在半空，双腿胡乱踢着。

詹姆士爵士看着那个挣扎的男人，听着勒克莱尔呼吸不畅的粗喘，看着他的脸憋成紫色。这个法国人踢得越来越用力，身子前后地晃着，但是脚离泥泞不堪的地面仍然还差了一二英尺。他的眼睛似乎要瞪出来，舌头也伸了出来。他的身体抖动着，在绳子的末端挣扎扭动着。

“可以了。”詹姆士爵士宣布完，向人群点点头。人群中立刻冲出两个壮汉，他们都是这个人犯的朋友。他们抓住他乱踢的双脚，固定住，想要快速拧断他的脖子，令他早点脱离苦海。可是这两个人笨手笨脚，上面的海盗又很强壮，他有力的双腿将这两个人踢倒在泥地里，拖来拖去。死亡前的挣扎又持续了一会儿，终于，上面的身体突然停止了动作，软了下来。

那两个人退开一步，尿液顺着勒克莱尔的裤管滴下来，落在泥地上。而尸体则挂在绳子的末端，前后轻摇，微微地打转。

“干得漂亮。”斯科特指挥官说着，咧嘴一笑，丢给行刑官一枚金币。

詹姆士爵士转身，爬回自己的马车上，想着自己实在是很饿了。为了有个好胃口，也为了暂时避开这个镇上的恶臭，他放任自己往鼻子里

塞了一小撮鼻烟。

斯科特指挥官后来提议说可以顺便在港口停一下，看看新来的秘书是不是已经上岸了。马车走到船坞，尽可能靠近码头，车夫很清楚总督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下来走路的人。车夫打开车门，詹姆士爵士伸出一条腿来，痛风的脚抽痛了一下，这才迈进了外面臭烘烘的世界。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和总督大人一样，也因为身上的紧身衣汗流浹背。年轻人鞠了一躬，说道：“见过总督阁下。”

“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阿蒙特微微欠了下身子。那条痛风的腿令他无法鞠很深的躬，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繁文缛节。

“回阁下，在下查理斯·莫顿，‘天惠号’商船的船长。从布里斯托尔来。”他呈上手里的文书。

阿蒙特看都没看，接着问道：“船上都有什么？”

“回阁下的话，有英国西部产的绒呢料子，有斯图尔桥地区的玻璃器皿，还有一些铁器。阁下手上正是这批货物的清单。”

“船上的乘客呢？”他抖开清单，才想起自己没有戴眼镜，单子上的字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他耐着性子看了几眼，便又将单子收了起来。

“搭船前来的有您的新任秘书罗伯·哈克列特先生及他太太。”莫顿说，“还有八名来这里做生意的自由人。此外，船上还有三十七名犯妇，是路经伦敦时安伯里顿爵士送来给殖民地的军士做夫人的”。

“安伯里顿爵士实在是好人哪。”阿蒙特简短地说。偶尔，英国本土那些大城市的达官显贵们，也会安排几个妓女送来牙买加，其实只是为了节省将她们放在监狱里的开销。詹姆士爵士对这群新来女人的姿色不抱任何幻想。“哈克列特先生在什么地方？”

“回阁下的话，他还在船上，帮着哈克列特夫人收拾行李呢。”